

接談機器人與章士莖

● 許逸之

作者簡介

係旅居英國之許道經學長，許學長十項全能，為機械博士，名教授，國劇之造詣尤深。新竹母校之機械系開辦時曾聘請其執教一年。

「友聲」三一九期中魏凌雲學長有一篇精彩的文章「由語言學談欠通的中文」。魏學長深入淺出，淡淡道來，不但興趣濃厚並且所關重大。本文是插嘴湊趣聊稱「接談」。依舊的文字習慣可說之「招夢禿筆生花」，照新文學的說法則是「就把我的煙土披里純不可壓制地激起了」。我心既已煙土披里得，下文就分譯名之不通（如「機器人」）與文字結構兩段來談。

不通的譯名

譯名皆為實用，用的人很少是書生，因此通的不通的都有，偶爾得「無線電」，意恰「雖無線而有電」難能可貴。汽車內燃機以火為動力偏叫汽車，火車原用蒸汽機該是「汽車」卻稱火車，已經普遍勢不可拔，只得由他去。日本人取漢字為文事近翻譯，也是有通有不通。襪子叫「足袋」不但合理而且有趣，「株式會社」就不如「公司」了，公司雖然未必憑公而司之，保留理想意思總是好的。我國古時早有一次廣汎譯書，即是南北朝隋唐之譯梵

文經典，我們不妨拿來參考。那一次的翻譯大體可以說比這一次成功，原因可能是當時沒有現在之崇洋的自卑感和文學革命氣昂昂的偏激，佛教名詞也有意譯的也有音譯的。音譯者中長的多敗，短的多行。「般若波羅密多」少人知，信佛的多只用「般若」，並且太長了招出毛病，如「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俗稱「多心經」如教人多疑，不通之至。意譯也會出毛病，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變成「女色」之意，以下「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就不可解了。「比丘」並不長，但中國人不要，另名「和尚」。「尼姑」更不通。「比丘尼」是「女性比丘」，「尼」又加「姑」，更不成話了。

有人說得好，歷史是無用之物，不因歷史中無教訓，都因教訓後人都不理。「阿彌多羅三藐三菩提」太長，頂多用「菩提」，現在呢，譯俄國小說必求準確「亞歷山大都拉亞·柴可斯夫斯拉古茲基啊」。台灣還有「中華文化復興促進推行委員會」寫信袋一不當心寫成「促進中華固有文化復興推行實施業務委員會」。「禪那」也不算長，但是入善之後簡縮為「禪」，現在成為中國文字，很多人不知道原文是「禪那」。縱觀古今譯詞可以總而言之

，寧短勿長，不必求確須避不通。但是文字實用的力量比理論的力量大，不通的詞語應用遙久就不可拔，大家也不去想它不通之處，如「尼姑」、「多心經」。「機器人」可能也已經改不回來，只好不通下去，當它與「泥人」非人同類。此其中還有一段不通之理留在下面說。宋代有用小孩裝傀儡的，用以真混假之術，收以假混真之效，不叫「傀儡人」而叫「肉傀儡」，令人嘆羨古人之國文程度比今人高。

我們之所以容忍不通之詞語是因為文字從用不從義。中國詞語中官名最保守，也最容易看得出其從用不從義。例如「御史」，「御」之原義為駕鶴，以後引伸為治、為侍，但「御史」歷代職在彈劾，去原義愈離愈遠。再說「戶部」起先大概因為周朝華夷雜居所以管戶口，以後主要是管田賦，到清末率性改為「度支部」，即今之財政部。魏學長又提出「非語文之訊號」實是卓見。目下很可惜沒落將亡的非語文訊號是京戲。京戲中口聲在語言以外有哭頭，倒板，搖板，廻龍，韻白等幅度很大，身段之中表情豐富都在語文以外。非語文之訊號中也是從用不從義，不通的用了不算不通。中國人崇洋結婚奏「結婚進行曲」，幸而不問細底，不然長輩忌諱一定不肯用，因為這曲子是 Lohengrin 歌劇中女主角 Elsa 結婚用的，婚後 Elsa 問丈夫一句不該問的話，丈夫決裂 Elsa 即死，現在人家結婚完多學洋俗去渡蜜月也是不問細底，若知之還是忌諱些不渡的好，因為依牛津字典「蜜月」意取「月不長圓花無長茂」之義，趁情未弛趕著過癮，但連西人也是從用不從義不去尋根究底的。不懂英文的人就容易不去從用而偏從

義，出了毛病。寒族中有一對夫婦，丈夫香港大學畢業天天要行洋禮，一走開必要對太太接吻一下，族中眾所皆知出名的肉麻，年紀大的轉過臉去當沒看見，年輕的互相警告「又要來了」看有趣。一下子回來必叫「荷尼」，長輩聽不懂問讀過英文的「什麼荷尼」，解曰「蜜也」，長輩罵道「怪不得這一對行動拖泥帶水。自己的女人不叫也罷，即是要叫可以跟平輩叫『三嫂』，何苦取名又黏又摻不乾淨的東西」。族中傳為佳話，以後有人解釋道「外國人比較野蠻重喫重味，不像我們稱美人為解語花，重看重嗅」，那長輩還是不服氣，這裡出毛病又出得好笑即是因為那長輩不知「荷尼」稱呼之為用，只管從義不從用，纔會想到又黏又摻不乾淨裡去。「安琪兒」也是如此。「夜叉」是梵語，意為「勇健」、「貴人」，有天、地、虛空三種，虛空夜叉事實與安琪兒同義，二詞也都是音譯，但若稱女朋友「我的虛空夜叉」豈不是依義可原依用可殺？中國文字歷史長，許多字從用不從義了一千兩千年都不照原義瞭解了。隨著一例，「來」字从「來」从「久」原義是「來」，「來」字作來是象形字，訓「禾之茂而多葉」，「久」是個足印，甲骨文全文裡足印依向異義，向內足印意「趨我」。但是除專家以外「來」字都是認為動詞「由遠而近我」解。其他「革命、改革」之「革」是一張獸皮，「之乎者也」之「也」是一隻拖尾之蟲，例子太多一時也說不完。總而言之，詞語雖然最好不要不通，但既而不可不通了經久除害。本文作者對「機器人」之反感有過於其不是一種人。以下解釋本文作者的反感先由另一極端說起。

誇張不實的中文文詞

愛丁堡大學工程系定時舉行研究演講，多半請別系校的人來講工程以外的題目以廣系內師生之見聞。這天講題是「人工智慧」，講完座中幾人力主計算機不可能有「智慧」，工程系的又力爭可能，幸虧不久主席宣告結束，不然爭辯兇到臉紅耳赤將及相對憎恨之地步。事後細想學術討論何至於此，纔明白過來，原來愛丁堡大學有歷史遙久之神學院，許多人還相信天地萬物唯人有靈魂，又不肯說出來，不甘心人以外有智慧。「機器人」一詞與不信人工智慧者相反，與「電腦」一詞有關係。此其中既有「腦」豈不是「人」？中國人不憚承認電可為腦固然是因為不信上帝造人授以靈魂，但是似乎也因為中國人有誇張的習慣。詩人誇張「白髮三千丈」，「黃河水從天山來」，「驚天地哭鬼神」不足怪，蔓延到實事實情上面去實在可惡。台灣「咖啡廳」不為喫咖啡本地人都知道，門前廣告上小姐不是「小嫦娥」便是「賽西施」，裡面黑矇矇缺嘴無牙也看不清那有嫦娥西施。因為誇大乃至訛誤，因此美國回台留學生的打油詩纔有「咖啡逢真不如假，理髮事畢莫登樓」的佳句，因為樓上是按摩院（這裡連本文作者也逼得文詞誤用，因為按摩是及物動詞 transitive verb，但是台灣理髮廳樓上之按摩主動被動與普通馬殺雞相反），沒有咖啡之咖啡廳，理髮廳樓上可談之「倒裝按摩院」，書生去領教的為數大概無多。台灣買茶葉就苦了。鐵觀音（茶名）上等的已不見了，特級不能喫，要好喫的須要極

品鐵觀音，以後壞茶也當極品賣，只好不顧邏輯出超極品（極則不超，超則非極）。茶莊如此，國科會亦然。丙辰本文作者回母校一年不過是交換教授，但稱「特約講座」。見此間系主任議假之日恰好系主任沒事，偏偏細問回國頭銜「翻譯給我聽」，只好譯道 Seminary Speaker by Special Appointment，兩人不慣誇張不禁失笑，既無國科會副主任來英請人，回去也不會設壇學老子傳道德經，何以稱「特約講座」？美國有學人議回台灣一年，問朋友已回去過的「特約不特約有什麼不同？」這朋友具實答道「錢極少與錢很少不同」。誇大成爲社會風氣愈誇愈大，「萬歲爺」譯爲 Lord of Ten Thousand Years 有西人疑道「皇帝也要死，何苦稱萬歲提醒他活不久」。八珍豆腐普通要把油、塩、水也算是三珍纔有八珍。社會風氣虛實不分不單是忠厚人看不上眼，實在是很嚴重的事。台灣賤業暗盤，酒家不爲酒，浴室有後門，古董店釣魚站也名不符實，釀成國民不守法，把法令也當是誇大的文字。

中文不合文法？

近年來語言學添了一層重要性，因為計算機運用必賴語言（不過是人工語言）。現在第五代計算機有了人工智慧，因此語言學將更形重要，魏學長提得好，章士基 (Noam Chomsky) 對語言學的貢獻理論相當專僻，簡說則普通人不易懂，詳說又要篇幅太長，本文不說了。以下只討論

兩樁事，一者小子大膽懷疑章士基之理論是否可以全部應用在中國文言文上面，二者討論一些中國語文不合西洋文法的地方

馬建忠據拉丁文引「四書」「史記」「漢書」寫「馬氏文通」是中國第一部文法的貢獻非常大，但是也可能無形中造成拉丁文文法是所有語文之通法的印象。胡適之「八不主義」中之「一不」是「不寫不合文法的文字」，又指駢文律詩中多不合文法。現在細想，天下的文字是先文後法，豈有寫幾千年不合文法的文字等千年之後胡適之發覺原來素來文法不通之理。胡適之只懂英文文法，其所謂「不合」者只可能是不合英文文法。我們如法炮製可以責意大利文不合俄文文法，法文不合西班牙文文法，或是乾脆大膽開窗說亮話責英文不合中文文法。中國從來是爲文不言法，但是不可以說文中無法。無法之文是字堆字串不能傳情達意。所以只能說中國沒有成文之文法，不能說沒有文法，正如有些國家沒有成文憲法但是有不成文憲法。現在已經有學者治文言文文法，但是我們讀過英文的人先入爲主對文法只有英文文法的觀念。中英兩文之間文法之不相符拿英文文法來說比較方便。以下就列一些例子。

左傳有一句話「秦師遂東」。秦師是主語 subject，遂是副詞 adverb，下面沒有動詞 verb 了。東是形容詞 adjective（如「軍出東門」）或是介詞 preposition（如「今宵約會書堂東」），但不是動詞。「子見南子」呵彌陀佛主語（子），動詞（見），受事（南子）object 十分周全，「合乎文法」。下面「子路不悅」又糟了。悅是形容詞（如「諛之則悅」），或是及物動詞（如「王納而悅之」，代之

名詞「她」 pronoun），「子路不悅」中若是形容詞則缺動詞「是」或「乃」，若是動詞缺受事，不悅什麼？古詩是文言詩，結構雖與散文不同還是中文。「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每句文法都有問題。春眠無主語不去說他，這「眠」字是動詞是名詞 Noun 不但不明而且無法斷定。「處處聞」中「處處」屬「聞」，但詩人不會東跑西走，因此字面「處處聞啼鳥」，意思是「聞處處啼鳥」。「夜來風雨聲」只是名詞字組 nominal phrase 不知跟到那裡去，沒有「因夜來……故花落……」。西人讀中文這裡常出毛病，以爲既有風雨聲詩人知道了花落有多少。這裡「知」意「不知」，因這句是疑詞，有人洋腔洋氣加一問號「花落知多少？」變成自問「知不知多少」。問號是洋物，亂加也出毛病。這裡所疑者是「多少」，「知」是又不知又心慮。說「知」意「不知」，類似有「新娘子很漂亮」的笑話，是真是假不去管它。話說西人剛讀完中文教初步中文，學生嫌講義沒有動詞，西人說「是」字省略，學生改講義「新娘子是很漂亮」。一聽西人心虛，請教教中文的中國人，中國人說「糟呀，你說『是很漂亮』是要辯，聽的人瞭解新娘子不一定漂亮」。西人告訴學生「新娘是，不要說『是』，不一定是，就說『是』」，也難怪洋氣的中國人以爲「不合文法」。新小說中夫婦離婚，母親問兒子「你跟我跟他」。有英國人問中國人怎麼會懂這句話，不但沒有主動詞 principal verb 最重要的一連詞 conjunction「或」也不見了。但是中國人不止文人懂，小孩都懂。中文如此不合英文文法，無怪馬

氏文通出版後有些入股伯不信中文有這等文法。天津有個文人出身同文館（清末兼教外文與西學的學校）諷刺道「中文許多句子是 The subject is omitted and the predicate understood.」意思說你們東加字西換字序如此治文什麼話都可以說成符合英文文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四個子句 clause，「君君」可譯成 A man in the position of the ruler ought to conduct himself like a proper ruler. 英文十六字只好省略十四字成中文「君君」，豈不已經接近 the subject is omitted and the predicate understood 麼？連前面「子見南子」還是有問題。新加坡某家論語英譯本這句是 Confucius went to see Nancy，南子是不是 Nancy 且不去問它，至少譯者知道「見」不是 saw 而是「往見」。那英譯本出毛病也不在 Nancy 而在以下「天厭之、天厭之」 God damn it； God damn it 文法不錯，錯在文法以外。「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不但兩句都沒有主語，並且「童子」是「問」的間接受事 indirect object 問什麼呢？（「我給你錢」不能說「我給你」）、「洛陽訪才子，江嶺作流人」都沒有主語，「聞說梅花早」沒有動詞（「早」是形容詞），「何如此地春」，春原是名詞，但所比較的（「如何」）是前句「早」，「春」該作為形容詞。諸如此類，舉之不盡。很少文言文的句子是合乎英文文法的。

以上所舉中文不合英文文法的例子夠多了，再舉容易生厭。總而言之，中文不只是有些地方不合英文文法，而是敗爛不堪地不合英文文法，由這個事實只能推出

以下兩種可能的結論，一是胡適之說的，幾千年來中文不合文法（意思是所有語文之通法）。另一種是英文不合中文文法，前者不可信，後者幾乎不值得說。胡適之以前沒有人訴苦文言文不方便，寫了許多歷史、典章、律令、詩詞、書簡、奏摺、筆記、傳記、語錄、評論等等，不會全是不合語文通法到了敗爛不堪地步的文字。英文近體之定型至多不過二、三百年之事，歷史太短，當然不可能符合中文文法。

現在回頭說章士基文字結構的理論很可能大部分不能應用在中文裡面。這話說來話長，簡單的討論所可及者只是一些旁證，因此暫且留些餘地有幾分存疑。章氏理論之所據以西方文字為主。中文與西方文字有決定性的分別。創立語文之通法倘使不包括中文就不是通法，因為其他文字中沒有中文的特徵。這話把中文說成「絕倫」 Unique 的文字。但是這道理很簡單，一說穿連以上所敘說之中文不合英文文法也都不足怪了。

中國文字與西方語言的鴻溝

現在姑且假設柏合海峽 (Bering) 始終不接連，以致歐亞非大陸的猴子與美洲的獨立進化成為兩種人，一種瞎眼，一種不瞎但是又聾又啞，過幾百萬年人類進步到有文字（可謂之「書契文字」）但無語言，瞎人類也進步到有語言（可謂之「音符語言」）但無文字。現在且問這書契

文字（用者無語言）和音符語言（用者無文字）在語文的結構上會不會相同。書契文字寫讀都比較慢，但是字形可以非常多變，音符語言說聽都比較快，但是人之發音的器官只能發一兩百種不同的音，話說過音近語終不能覆檢，因此不斷書契文字與音符語言之間即使有「通法」也不會太多，因二者是不同的訊號系統，客觀運用的情形完全不同。

人類都不聾不瞎，但是因為歷史的事蹟中西不同，中西語文幾乎有如聾人瞎人之間語文的不同。究其原因也很簡單，歐西全是有言無文的國家，中國是世界唯一言文分裂的國家，中世紀以前北歐民族一概有言無文，以後各取希臘、拉丁字母以為錄音之用，錄音在紙上，還只是語言。現在歐西語言在三個地方，口舌、紙張、磁帶。口舌是聲音，由紙上讀出由磁帶放出也是聲音，讀文成言，錄音成文。中國文是文，言是言，讀文不成言，紙上也可以錄音，但是錄了是白話文，不是文言文。中國人和西方人一樣不聾不瞎為什麼言文分裂呢？那是因為中國人從頭是有言又有文的民族。換句話說，中國造字成功了，西人或不會造字或字造不出。（有造字的，如埃及人，兩河流域古文化，都已死絕，文字無人用了），有人或且要問，中國人造了字，為什麼一直不把文字來紀言，到了宋朝纔有說書的腳本，儒士的語錄呢？這道理也很簡單，古時無紙（蔡倫是東漢人）沒有人會笨到用白話文的地步。

所以尤幸到了五四運動，入股伯都沒有政治勢力了，胡適之若早二十年文學革命，反對康梁的保守派只要把胡適之關起來，給他一堆骨頭，一副筆墨，一瓶醋，一把銅刀，但不給他紙，叫他寫文章要先寫骨上，再抹醋，等半天去刻，刻完再填墨，和甲骨文寫法一式一樣，保證不出三天寫出來全是反對白話文的話，因為白話文的字數比文言文多幾倍。到了東周、戰國、西漢，文字應用遠超出甲骨文之用於卜辭，書契還是用簡，一片製作半天寫不了幾個字（簡上寫雙行的比較少），這種書契情形之下儘管你不聾不啞也不肯多餘的寫一字，慢說以文紀言。換句話說，中文定型是在極端壓縮的情形之下定型的，怎麼會與以字母錄音的文字相同，怎麼會合西文之文法（就是語法）？物質在高壓力之下的性能與在空氣壓力以下完全不同，所以有高壓物理的專學（High Pressure Physics）。中文是高壓力以下所產生的文字怎麼可以和沒有壓力的西方語言錄音而成的文字比較？對製簡寫簡的人說「你怎麼不合文法」他會理你嗎？

依照現在考古學所知道的，人類的祖先只有一類人猿，所以世界人種腦子的結構相同。現在第五代計算機是更進一步接近人腦結構，自然計算機語文與人類語文有關係。西洋語文結構相似，又沒有真正的文字（離開語言成為獨立訊號的文字），那麼中文文法，中國文字結構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